

新版
NEU
经典

饕餮盛宴

每晚一个 离奇故事

MEI WAN YIGE
LI QI GU SHI

第
貳
晚

雾诡紫棺

异度社 / 著

令人难以置信的怪诞现象
谁能破解这离奇谜底

光怪陆离的故事
荒诞不经的传说

凄婉·神秘
离奇·荒诞

夜，你还能安然入睡吗

知名悬疑作家

庄秦/快刀/风雨如书

青子/喂小饱 等

联袂打造饕餮盛宴

没有瘦不下来的女人，
没有改变不了的脸蛋，
没有忘不了的记忆。

中国华侨出版社

每晚一个 离奇故事

第
貳
晚

雾诡紫棺

难以置信的怪诞现象，谁能破解这离奇谜底？

异度社●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每晚一个离奇故事. 第2晚, 雾诡紫棺/异度社著.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3. 10

ISBN 978-7-5113-4009-2

I. ①每… II. ①异… III. ①故事—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08989号

每晚一个离奇故事(第2晚)雾诡紫棺

著 者 / 异度社

责任编辑 / 文 喆

封面设计 / 八牛书装

经 销 / 新华书店

开 本 / 710毫米×1000毫米 16开 印张 / 18 字数 / 284千

印 刷 / 茂名市永达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3年10月第1版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113-4009-2

定 价 / 29.80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达大厦3层

邮编: 100029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 (010) 64443056 传真: (010) 64439708

发行部: (010) 64443051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目录

001 故事一 寻蜃

可他根本没跑多远，整个身体就在很短的时间内，全部化作了一堆细细的
黄沙，洒落在车厢地上。

025 故事二 尸虫

镜面上密密麻麻布满绿色的虫子，每条紧贴镜面的绿色虫子，身上都趴着
一条同样绿色的虫子。

041 故事三 模仿罪

她的肚皮被剖开，身体不时抽搐，额头上被人用刀刻出一枚倒五角星，额
头以下血肉模糊，完全看不出五官原本的形状。

059 故事四 咖啡馆事件

想起周风的诡异，柳绍钦的死亡，还有这个神秘的杜湘娘丝巾，这其中到底
有什么关系呢？

075 故事五 雾诡

树林深处不知何时起了一层白雾，这白雾来的诡异，将几米的景物都笼罩
在里面。田慧低下头，发现自己正走在一条完全陌生的路上。

107 故事六 盲女

这样一个听觉灵敏的盲女，她会被符永阳那幼稚拙劣的“一人分饰三角”
诡计给骗过去吗？

127 故事七 戏袍怨

当话剧结束后，柯克仍然能看见那个白衣女子跪在那里，嘴里还在呢喃
着，他确定除了自己没人能看见她。

145 故事八 魔术师

凶手无法完成他与恶魔的契约，也就意味着他不会停止杀人，这种对于万能契约的欲望着实令人感到可怕。

171 故事九 紫棺记

望不到尽头的隧道，压抑的黑暗中，一阵阵水珠随之溅起，清脆的叮咚声在我的耳中萦绕，如同催命符般，一直抵到心底。

195 故事十 狼奴

众人只看到一道矫健的绿影呼地从卧室里冲出去，又从刚才破了的玻璃处蹿了出去，消失不见了。

217 故事十一 孤儿院事件

她举起右手，将袖管往上捋起来，露出一截白皙而纤细的手臂。我是说，是真的比一般人的纤细，最多有七八岁的儿童那么粗。

235 故事十二 诡旗袍

拣起了小兜，但手刚接触到小兜，一阵奇异的电流瞬间袭上了王思文的身体。他禁不住狠狠打了个冷战，再看时，小兜里竟有一滴滴的鲜血流了出来。

265 故事十三 天堂聊吧

晓丹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的天堂计划，这个计划竟然完全是针对姐姐晓彤而设计的。



快刀 / 文

故事一

寻蜃

可他根本没跑多远，整个身体就在很短的时间内，全部化作了一堆细细的黄沙，洒落在车厢地上。

— 楔子 —

我混在一堆穿着奇装异服的人群中，他们端着大盆大盆的水，朝其他人泼着。奇怪的是，无论他们怎么泼，都没有一滴水溅到我身上。我像个疯子似的，在他们身旁追逐穿梭，期望他们把清凉的水泼向我，但他们却像躲瘟疫一样，灵活地躲开我。

这时，我听到一个熟悉的叫声，循声望去，便看到了“哈利”。与此同时，“哈利”也看到了我，它似乎很兴奋，高高地跃起，朝我扑了过来，我下意识地张开双臂，想要抱住它。

我盯着“哈利”，突然发现它跃到半空中之后，动作不像往常那么敏捷了，变得有些迟缓，而且越来越慢，给我的感觉就像在看慢镜头回放一般。

当它即将靠近我时，甚至连模样也有了变化。它的五官像充了气般膨胀开来，最后竟然变化成一张狰狞的虎脸。就在那虎脸马上要贴到我的脸上时，它猛然张开了大嘴，射出一股绿色的水箭，那水箭在空中散成一片水珠，洒了我一身……

我一个激灵，清醒过来。“哈利”消失了，但那一颗颗的水珠依然打到了我的身上，让我感受到了沁人的凉意。

睁开眼，天是黑的，夜是凉的。伴随着黑漆漆的夜袭来的并不是“哈利”喷出的水珠，而是一场暴雨。

我张大嘴接着雨水，并努力地吞咽下去，让它滋润干得快要燃烧的喉咙。随着雨水的浸润，我的体力也渐渐恢复了一些，便试着撑起身子，想从地上站起来。

突然，一道闪电划破夜空，照亮了前方的沙漠。

闪电划过之后，沙漠上蓦地亮了起来。我怔怔地望着那片光亮中的景色，目瞪口呆。

光亮中，是一片无垠的海面；海面上，有一艘破旧的渔船；渔船上，许多穿着奇装异服的男男女女，正跪在船头，望向半空祈祷……

“咔嚓”，一声炸雷将我从恍惚的状态中惊醒过来，一种无法抑制的恐惧从我心里涌了上来。我伸手揉了揉眼睛，再次朝前方望去，发现海面上的船正缓缓地转动着方向。片刻之后，那船头已经正对着我了。这时，船停住了，而船头上的人纷纷站了起来，朝我站立的方向望过来。

他们像是发现了什么，整个人群骚动起来。随后，船又重新动了起来，径直朝着我这个方向驶了过来。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能站在原地，望了望前面，又回头望了望身后。前面，依旧是那片无垠的海面；身后，却是延伸入夜幕之中的沙海。于是，我心里的恐惧感越来越浓。

我想了想，一咬牙转过身，拔腿就朝着那片一望无际的沙海中跑去。

我拼命地跑啊、跑啊，不知道跑了多久，黑暗终于消失了，天也亮开了，而与黑暗同时消失的，还有始终在我耳中萦绕的海浪拍打沙滩的浪涛声。

我不敢停下来，继续一直朝前走着，走了很久很久，却始终走不到尽头。沙漠真大啊！白花花的太阳悬在头上，我像牛一样张大嘴，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大概是我喘得太急了的缘故，脑子一阵眩晕，胸口也感到憋闷无比。我调整了一下呼吸，小心翼翼地吸了一口长气，再一点一点地呼出胸腔。生怕吸猛了，那弥漫着热度的空气，会让我的肺也燃烧起来。

阳光越来越猛烈，我的眼睛都被晃花了，赶紧伸出双手蒙住眼，企图将阳光阻隔开来。

事实上，这不但是个徒劳的举动，而且是个愚蠢的举动。在身体严重缺水、体力极度透支的情况下，这平常的动作，却让我的脑子更加眩晕。



我努力地坚持着，不让自己倒下去。因为在我残存的意识里，依稀能够想到自己倒下去之后的结果。一旦我支撑不住，倒在滚烫的沙地上后，那就别想再爬起来了。唯一的结果，就是等着被烤成一具干尸，成为后来者的路标。

但这样的意识也没能保持太久。终于，不堪重负的双腿再也支持不住我虚弱的身体了，脚下一软，瘫倒在地。地上的沙子很烫，却很柔软。我整个人躺在上面，竟然感觉它们像温暖的棉被一样，一点一点地将我包裹起来。

睡在温暖的被子里，竟然这样舒服。我顺其自然地放松了身体，然后便意识到，原来放弃无谓的挣扎，是一件多么容易的事啊。

意识越来越模糊，阳光和沙地一同肆意地炙烤着我。我一动不动地躺着，任由生命一点一点地从我的身体中悄然流逝……

- 1 -

我一直觉得，黎文泽和袁玥婷能成为恋人，简直是一个奇迹。

他们两人的性格完全不一样，一个张扬得跟孙猴子似的，另一个却文静得像林黛玉一般。也许，我这样比喻不怎么恰当，但你们可以试着想象一下，孙猴子跟林黛玉手牵着手，漫步在夕阳之下的情景。那样自然就能体会到我站在月台上，看着他俩手牵手登上火车时的亲密背影时，心里是什么感觉了。

在我所有的朋友中，黎文泽绝对是一朵奇葩。他有两个爱好，养猫和旅行，而这两个爱好，又都可圈可点。

养猫，他只养从街头捡来的流浪猫；旅行，他只走旅行社不去的路线，而且总是搞得神秘兮兮的。每次出发前，他都要给自己找个理由，而这个理由千篇一律，就俩字：召唤。

想去湘西了，就说祝由科在召唤他；想去桂林了，就说刘三姐在召唤他，反正各种不靠谱。有一次，他想去陕西了，居然说杨贵妃在召唤他！唉，怎么不说秦始皇在召唤他！

所以，当他一手牵着袁玥婷，一手抱着一只看上去很丑的小猫，告诉我说

有个美女在召唤他时，我连头都没有抬，就随口答道：“去吧，去吧，记得回来时给我带点当地的土特产就成。”

说完后，我突然觉得有点不大对劲儿，怔了一怔，抬起头来，看了看他，又看了看与他手牵手的袁玥婷，然后小心翼翼地问道：“你刚才说什么在召唤你？”

袁玥婷看着我惊讶的表情，忍不住笑了：“你没有听错，他就是说有个美女在召唤他。”

我看了一眼无比淡定的袁玥婷，痛心疾首地说：“这你都能忍啊！”

袁玥婷点点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这很正常啊。况且，我还会陪他去看美女。”

这俩活宝！我虽然有些无语，但还是很配合地把目光投向黎文泽，用一种故作天真的语气问他：“你给我说说，那美女长啥样儿？”

“我不知道。”黎文泽听了我的问话，竟然摇了摇头，脸上露出一种迷茫的表情，然后像梦呓一般继续说道，“她住在一个古色古香的楼阁里，身上的衣服鲜艳华丽，她有时在画画，有时在写字，但大多数时间都是在楼里走来走去，好像很无聊的样子。她的身形动作都十分的婀娜、优雅，可惜我从来没有看清过她的样子，所以才决定去她住的地方找找看。”

“你知道她住哪儿？”我问他。

黎文泽先是点了点头，然后又摇了摇头：“我想我去过那地方，有些景物很熟悉。”

“你也见过那美女？”我又问，他摇了摇头。

“那你在梦中见过她？”我不打算轻易放过他，继续逼问。

他依旧摇了摇头：“我自己最开始也以为在做梦，可后来发现不是那样。不过，我还是说不清是在什么情形下看到那个美女，反正脑子里的印象很深刻，也很真实！”

他的话让我听得莫名其妙：“什么叫很深刻，也很真实？”

黎文泽皱了皱眉头，表情很纠结：“反正我脑子里一想那个美女，眼前就会出现那一幕场景，像放电影一样。”

“那你不想不就得了。”我打心眼里鄙视着他，指着袁玥婷说，“这么一个大美女天天陪着你，你还想其他女人，简直该拖出去枪毙十分钟。”

我说这话时，袁玥婷拼命点头，深表赞同。

“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自己和那个美女之间，有什么联系。不去看看，心里老是放不下。”黎文泽说完，看了看身旁的袁玥婷，语气里带着歉意。

“其实没关系了，就当出去旅游吧。”袁玥婷十分地善解人意。

黎文泽点了点头，然后对我说：“我们离开的这段时间，你帮忙照顾一下‘哈利’吧。”说完，他松开了手，怀里的那只小丑猫“嗖”地朝我射了过来。

- 2 -

黎文泽和袁玥婷搭的那趟火车，发车时间是傍晚7点多。我把他们送到了火车站，又买了张站台票，跟他们一起进了站，站在月台上目送他们登上火车。

在送他们来火车站的路上，我一直和黎文泽有一搭没一搭地斗着嘴。可告别时，我却沉默起来，连祝福的话也没有说，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让他照顾好袁玥婷，他笑了笑：“帮我照顾好‘哈利’。”

火车缓缓地驶离站台，我突然觉得心里很烦躁，同时感到了一种莫名其妙的不安。我甚至觉得，他们压根儿就不应该去那个地方。

不幸的是，仅仅过了两天，我心里那种不祥的预感就得到了证实。

两天后，我收到了一个电话，是袁玥婷打来的。她在电话里，用带着哭腔的声音断断续续地告诉我说，黎文泽失踪了。

黎文泽失踪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产生了一种很古怪的感觉，我觉得自己这两天，似乎一直在等这个消息。于是，我很冷静地在电话中间清楚了袁玥婷现在停留的地方后，对她说道：“你哪儿也别去，就在现在住的旅店里等我，我会马上赶过去。”

挂掉袁玥婷的电话后，我立马在网上订了最近的一班火车票，然后简单地

收拾了一包行李，准备动身出门。

这时，“哈利”不知从什么地方蹿了出来，一口叼住了我的裤脚。

我看着脚下的小东西，这才想起，这两天几乎把它给忘了，它居然没有饿死。我这一出门，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它该怎么办呢？

想了半天，也没有想出什么妥当的办法来安置“哈利”。无奈之下，我只好找了个鞋盒，将它装进去，再塞进行李包中，然后朝火车站赶去。

所幸，在通过火车站安检口时，“哈利”竟然蒙混过关，没有被查出来，顺利地跟我一起上了火车。

火车慢慢地启动了，我打开行李包，将装着“哈利”的鞋盒取了出来，放到座位下。随后，我又摸出一包在车站小卖部买的卤牛肉，撕成小块，扔进盒子里。

忙完后，我靠在座位上，打起盹儿来。

不知道眯了多久，我迷迷糊糊地醒了过来。火车正在通过一条隧道，车厢里的灯光朦胧昏暗。我动了动身子，脚不小心碰到了座位下的鞋盒，低头一看，鞋盒的盖子歪在一边，露出一条小缝。

我心里一惊，“哈利”该不会跑了吧！

就在这个时候，一股阴冷的凉风掠过我的后背，让我忍不住打了个寒噤。回头看时，发现一个人影快速地从我身边掠过，沿着车厢里的通道朝前走去。

我望着那人的背影，怔了一怔，心里突然涌起一种莫名的熟悉之感，不由皱起了眉头。我想了想，脑子里灵光一闪，顿时醒悟过来，差点惊呼出口。

那背影，像极了黎文泽的背影。我平日里看惯了，自然会产生熟悉之感。

如果那人真是黎文泽，他为什么会出现在我乘坐的这班火车上呢？我来不及仔细思量，下意识地从座位上弹起来，拔腿追了上去。

这时，那人仿佛感觉到了身后有人追来，骤然加快了脚步。我自然不会让他逃掉，干脆不顾形象地小跑起来。好在车厢里的大部分旅客都在睡觉，偶尔有几个醒着的，偏头看了看我，又事不关己地把目光转到别处。

很快，那人就跑到了两节车厢的连接处。正当他准备跨进下一节车厢时，脚下却一个踉跄，“砰”地一声摔倒了。

我三步并作两步地冲到那人身旁，正好赶上他回过头来，面对面地与我四目对视。

如果光看那张面孔，他绝对是黎文泽！可是，他脸上的表情十分奇怪，流露着绝望与惊恐。

这样的表情，我以前从未在黎文泽脸上见到过。

- 3 -

“文泽，你怎么会在这儿？袁玥婷打电话说你不见了，到底怎么回事？”我满脸狐疑地望着黎文泽，嘴里冒出一连串的问题。

黎文泽像是没有听到我的问话一般，根本就不回答，反而惊恐地盯着我，身子一个劲儿地往车门角落里缩。

我心里的疑惑越来越浓，一边问着话一边试探着朝他走过去：“文泽，出什么事了，你到底怎么了？”

“你别过来！求你了！别过来！”黎文泽突然声嘶力竭地冲着我吼了起来，我分明看到，他眼中的恐惧越来越浓。

我赶紧停住了脚步，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

黎文泽依旧蜷缩在车门角落里，身子瑟瑟地发着抖。他的目光，虽然看上去很游移，但却一直没有离开我的左右。

我看着他，却总觉得他害怕的并不是我，而是其他的什么东西，这个念头让我觉得脊背发凉。

难道我身后有什么东西？我定了定神，鼓足勇气，缓缓地回过头，朝自己身后看去。

身后，空荡荡的，什么东西也没有。

我松了口气，又回头看着黎文泽，尽量试着用很温和的语气对他说道：“文泽，我是你的好朋友陶舟。你别害怕，有什么事告诉我，咱们一块儿想办法解决。”

黎文泽的眼神定住了，直勾勾地盯着我，一言不发。

我咽了一口口水，继续劝说道：“对了，袁玥婷还在你们住过的那家旅店
里等你，你带我去找她吧，找到她咱们再一起回家，好不好？”

黎文泽听我说完这番话后，脸上的表情终于有了变化。他的面部肌肉渐渐
地舒缓开来，先前的恐惧似乎也被一片茫然所代替。

片刻之后，他慢慢地站了起来……

见他有了反应，我心里一激动，便朝他伸出了手：“跟我走吧。”我万万没
有想到，这个不经意的动作，竟然会刺激到他。

他盯着我伸过去的手，绝望和恐惧的表情再次回到了他的脸上，嘴里发出
一声凄厉的惨号，同时转身朝下一节车厢跑去。我下意识地用已经伸出去的那
只手，一把抓住了他的胳膊。

这时，让我无法相信的事情发生了！

黎文泽拼命挣扎着，想要挣脱我的掌握。而我怕他跑掉之后就再找不到他
了，死也不肯放手。我抓得很紧，甚至能够感觉到，自己的手指都陷进了他的
肉体里。

不对，那感觉根本就不是陷进肉体里的感觉，而是陷入一盘散沙中的感觉。

就在我自己怎么会产生这样怪异的感觉疑惑不已时，黎文泽终于挣脱了
我的手掌。而我的手里仍然抓着一把东西，我急忙将手缩了回来，举到眼前摊
开，然后就看到一股细细的黄沙，从我手掌中滑落下来。

我惊疑万分地把目光移到黎文泽身上，猛然发现，他的胳膊上缺了好大一
块。而在缺口处，竟然根本没有血肉，只有一个沙洞，无数细细的黄沙，正顺
着那个沙洞滑出来。

很快，黎文泽的整条胳膊都化作了细沙，滑落在地上，聚成了一个小小的
沙堆。而他却像毫无感觉似的，继续朝前跑着。

可他根本没跑多远，整个身体就在很短的时间内，全部化作了一堆细细的
黄沙，撒落在车厢地上。

我不知所措地看着这不可思议的一幕，目瞪口呆。

- 4 -

我跌跌撞撞地逃回自己的座位，坐下之后，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过了好半天，等狂跳的心脏稍微平复了几分，这才惊魂未定地抬起头来，朝四周张望起来。

车厢里，一如既往地平静，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

我有些恍惚，难道刚才经历的一切，根本就不是真实的，只是我的一场梦而已。我犹豫了一下，慢慢地将手掌举到嘴边，狠狠地咬了一口。

“啊！”剧烈的疼痛让我忍不住大声叫了起来。

周围的人被我的叫声吸引，全都朝我看了过来，眼神中流露着不解和惊诧。

我没有做梦！那么我所经历的一切，全都是真的了。刹那间，一种无法言喻的恐惧从心底冒了出来。

我想了半天，却依旧百思不得其解，根本不明白自己到底遇到了什么？

好在接下来的旅途中，再也没有发生其他的异常状况。第二天傍晚，火车在袁玥婷电话里说的那个小站停了下来。我下了火车，又徒步走了大半个钟头，终于看到了一块路牌：沙海镇。

镇子不大，我没费多大工夫，就找到了袁玥婷住的那家旅店，并根据她告诉我的房号，找到了她住的房间，敲了敲门。

片刻之后，门开了，满脸憔悴的袁玥婷出现在我面前。

她盯着我，先是愣了一愣，随即便一头扑进我怀里，大哭起来，嘴里还含糊不清地哽咽道：“文泽被那个女人带走了……”

我只好轻轻拍着她的肩膀，安慰着她：“没事儿，我帮你把他找回来就是了。”

过了好一会儿，袁玥婷的情绪稍微恢复了一些，我便将她扶进了屋，让她在沙发上坐了下来。

等她的哭声完全止住后，我开口问道：“到底怎么回事？你说给我听听。”

袁玥婷低头沉默了片刻，然后开始讲述黎文泽失踪的经过。



“我陪文泽出门之前，一直以为他要带我去的地方，肯定很好玩。但到了这里之后，我才发现自己完全想错了，这儿根本就是个鸟不拉屎的鬼地方，天知道他怎么会来这儿。我们到的当天，在旅店休息了一晚。第二天一大早，他便在镇上找了个向导，带我们去镇外的沙漠。”

“沙漠？这地方有沙漠吗？”我怎么也想不到，这么个小镇，附近居然会有沙漠。

“当然有沙漠了，要不这地方怎么叫沙海镇。不过沙海镇的沙漠面积很小，大概算不上沙漠，只能算一大片沙滩，所以才很少有人知道。”袁玥婷的解释有点模棱两可，我很勉强地点了点头，示意她继续往下说。

“沙海里，除了一些残破的黄土墙外，根本就没有任何吸引人的东西。可文泽却像着了魔似的，兴致十分高。我们陪着他在沙海里漫无目的地瞎转悠了半天，连向导都不耐烦了，他还是不肯离开。”

听到这儿，我插嘴问道：“他是在找什么东西吗？”

“我不知道。”袁玥婷摇了摇头，继续说道，“那天太阳很猛，到了中午，我实在晒得受不了了，就叫他回镇上休息，可他说什么也不肯走。我一生气，就让向导带我一个人回去。因为沙海不大，我们走的地方也不远，所以向导就答应了先带我一个人回镇上，把他独自留在沙海里，等他玩够了自己回来。”

袁玥婷讲着讲着，突然停住了话头，脸上流露出后悔的表情，我只能望着她，静静地等着她继续讲下来。

- 5 -

“我原本以为，文泽不会出什么事，要不了多久他就会自己回来。可是，我在镇上吃过午饭，又回旅店睡了一觉，他还是没有回来。这时，我才心慌起来，赶紧找到带我们去沙海的那个向导，让他陪我去把文泽找回来。”

“向导听说文泽一直没有回来，也担心他会出事，就多叫了几个当地人，一起去沙海里找他。进了沙海，发现我们上午留下的脚印还清晰可辨，就顺着

脚印一直走到中午与文泽分手的地方。然后，我们看见只剩一行脚印往前延伸，就顺着那行脚印继续找他。”

袁玥婷讲到这里，突然皱起了眉头，脸上露出迷惘的表情，像是记起了什么想不明白的事情。

过了半天，她依旧没有说话，我实在忍不住了，开口催问起她来：“后来呢？又发生了什么？”

“后来，那行脚印莫名其妙地不见了。”袁玥婷喃喃念道，语气像梦呓一般。

“脚印不见了，什么意思？”我重复着袁玥婷的话，感到疑惑不解。

“就是不见了，凭空消失了，周围也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袁玥婷的解释和不解释没有什么区别，她继续说道，“我们几乎把整片沙海都找了一遍，始终没有找到他，他就像被沙漠吞噬了一般，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后来，天快黑了。向导说，他也许自己回镇上去了，待在某个我们没有看到的地方。虽然我明白他说的可能性很小，却也无法可想，只好跟他们一起回镇上去。”

这时，那种迷惘的表情又出现在了她的脸上，她顿了顿，低声说道：“就在回去的路上，我们看到了海市蜃楼。”

“海市蜃楼！”我吃了一惊。

袁玥婷点了点头：“那个海市蜃楼的幻景，对向导和其他人来说，也许不会感到有什么奇怪之处，但对于我来说，却是难以置信地怪异。因为，幻景里出现的情形，和文泽描述过的一模一样。那是一座古色古香的楼阁，里面住着一个美女，她穿着鲜艳华丽的衣服，有时画画、有时写字、有时无聊地在楼里走来走去……”

袁玥婷讲述的一切，离奇得让人难以置信，却让我想起了自己在火车上的诡异经历，心里凉飕飕的，身上的鸡皮疙瘩都冒了起来。

我觉得，黎文泽在沙海里莫名其妙地失踪，和他在我眼皮底下变成散沙这两件事之间，一定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可我犹豫了半天，最终还是决定暂时先瞒着袁玥婷，不把我在火车上的经历告诉她。

考虑了片刻，我决定明天亲自去沙海里看看，虽然不一定能找到黎文泽，但说不定可以发现点什么线索。于是，我对袁玥婷说：“明天我想去一次沙海，